

惜双双  
著

# 我比想象中更爱你

爱的答案，  
我准备用一生来回答，  
程知谨，你准备好听了吗？



晋江新人气作家  
**惜双双**  
现代都市暖婚倾情上市  
全新修订  
独家甜蜜番外奉送

张  
书

# 我比想象中 更爱你

惜双双  
著

WOBI  
XIANGXIANG  
ZHONG  
GENGAINI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比想象中更爱你 / 惜双双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552-4765-4

I. ①我… II. ①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8781号

书 名 我比想象中更爱你

著 者 惜双双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贾松波 安晓利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

装帧设计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0.5

字 数 21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765-4

定 价 3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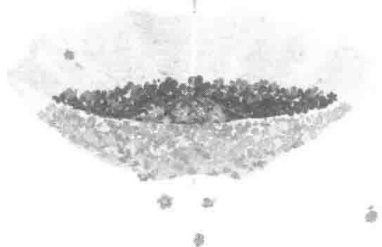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小说



## 目录 CONTENTS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我对你一见钟情   | 1   |
| 第二章  | 久违的心动     | 31  |
| 第三章  | 华丽冒险      | 61  |
| 第四章  | 谁说我不爱她    | 91  |
| 第五章  | 他是信仰，还是恶魔 | 120 |
| 第六章  | 因为爱你，所以离开 | 148 |
| 第七章  | 金屋藏娇      | 176 |
| 第八章  | 想偷走你的心    | 204 |
| 第九章  | 以身饲虎      | 232 |
| 第十章  | 最长情的告白    | 262 |
| 第十一章 | 至死不渝      | 292 |
| 独家番外 | 爸爸回来了     | 319 |



## 第一章 我对你一见钟情

“我明天结婚。”——苏铭。

“我真心喜欢的人是你。”——苏铭。

“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。”——苏铭。

程知谨的备课本都被钢笔刺破，她立即关机，将手机扔进抽屉，抱起课本便往教室走去。

“程老师上课啊。”走廊上有同事跟她打招呼。

她只微笑着点点头。她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是漂亮、清高、不合群，其实，她只是天生高冷。

高二（2）班，打扮时尚的女孩围了一桌，聊的都是电视、帅哥、偶像。紧张备考的都埋头于题海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

程知谨在黑板上写下“诗词鉴赏”四个大字时，上课铃终于响了，女孩们纷纷归位。

“好了，今天我们要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、语言和表达技巧。”

“老师。”一个打扮时尚的女孩举手。

程知谨微笑道：“起来说。”

女孩显得很大方：“既然是鉴赏，可以不用课本上的诗词吗？课本上的太枯燥了。”

“可以啊，你们有喜欢的诗词也可以提出来。”

“我这两天迷上了彭于晏，他的古装扮相好帅，片尾曲《白头吟》也好听，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《白头吟》吗？”全班女生齐齐附和，男生撇嘴。

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

今日斗酒会，明日沟水头。躑躑御沟上，沟水东西流。

凄凄复凄凄，嫁娶不须啼。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

竹竿何袅袅，鱼尾何徙徙！男儿重意气，何用钱刀为！

程知谨洋洋洒洒写下诗词，回身道：“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，它巧妙地通过主人公的言行，塑造了一个个性爽朗、感情强烈的女性形象，既真实地刻画了女主人公卓文君心烦意乱、思虑万千的神情状态，同时也显示了她思想的冷静和周密。卓文君以为嫁了一个用情专一的男人，没想到男人有钱后就变心，卓文君就写了这首《白头吟》表达断绝恩情之意。”

“那就是出轨呗，出轨的男人最可恨、最不可原谅！”小姑娘们懂得还挺多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一首诗倒是引起了公愤。

“老师，要是你男朋友出轨，你会怎么做？”女生突然问程知谨。

程知谨手里的粉笔断成两截，好半天，她都找不到自己的声音。

“程老师这么漂亮，男朋友还出轨，那她男朋友的脑袋是被门挤了吧。”学生们起哄道。

她终于撑不住，笑了出来：“我可能会……成全他们。”

“切——老师你太逊了！”

程知谨拍拍教案，拿出老师的庄严：“题外话就到此为止，开始上课了。”

“程老师。”门卫敲门喊她。

程知谨皱着眉走出去：“有事？”

门卫看上去很慌张：“校门口有个女人找你，是个孕妇，我们也不敢赶她走。”

程知谨一脸迷惑：“孕妇？你确定是找我？”

门卫非常确定地点点头：“她说必须马上见到你，见不到你就不走，你看……”

程知谨让学生自习，然后跟门卫下了楼。

程知谨第一眼都没认出纪蔓来。

纪蔓抚着隆起的小腹，鸽子蛋大的钻戒在阳光下流光溢彩，很是扎眼。

“很久没见了，不给我个拥抱吗，老同学？”

程知谨极自然地看了一眼手表：“我在上课，有什么事，等放学再说。”

“怎么，很怕别人知道你勾引我老公是吗？”纪蔓不依不饶道。

程知谨强压着心里的火：“我和苏铭在一起六年，你和他在一起多久？六个月？怎么算也算不到我勾引你老公，何况他现在还不是你老公。”

纪蔓瞪起眼睛：“明天就是了！你最好离我老公远一点。”

程知谨都被气笑了：“这还没结婚就担心看不住老公，我是该替你高兴，还是该替你可悲呢？”

“你……”纪蔓哑口无言。

“我现在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是我程知谨甩了苏铭。你替我带句话给苏铭，不要再给我发些莫名其妙的短信。”程知谨转身就走，毕竟她俩在校门口这样影响非常不好。

“你站住，话还没说完呢！”纪蔓追上去拦她，脚下踉跄了一下，自己碰到了校门上，她弓着身子道，“痛，我的肚子，好痛……”

程知谨怔在原地，不知她是真的还是装的。

“纪蔓！”车还没停稳，苏铭一步就跨了下来，紧张地搂住纪蔓，“你怎么样？”

纪蔓算着时间，苏铭来得刚刚好，她的眼泪说掉就掉：“苏铭，你今天不跟这个恶毒的女人断干净，我就死给你看！”

程知谨还没反应过来，脸上已经挨了一巴掌，左边脸疼得麻木。

“程知谨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”苏铭眉端上扬像两座冰峰，寒冷、无情。

他抱起纪蔓：“老婆，别怕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”

程知谨看着他那张脸，脑中一片空白，自己怎么会喜欢上这种男人，还喜欢了整整六年？

校门口围过来好多人，都是来给学生送营养餐的家长。他们对着程知谨

指指点点，有人认出她是高二（2）班的班主任。

教务处赵主任给程知谨倒杯水，眉头拧得紧紧的：“说说吧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程知谨纤细的手指紧紧握住茶杯，没什么表情：“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这是我的私事。”

主任在她对面坐下：“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私事了，这才多久，学校已经接到二十来个家长投诉，说你作风有问题，都不愿意自己孩子在你班上，还指责学校不负责，怎么能让这样的人为人师表……我们现在压力很大。”

程知谨起身：“我出去跟家长们解释。”

“行了，放你半天假，回去消消气，也消消肿。”主任都觉得她脸上那一巴掌惨不忍睹。

程知谨回到办公室，其他老师都匆匆地去教室上课了，她收拾好东西，打开手机。

“刚才我是迫不得已，是不是打疼你了？对不起，宝贝。你知道，打你我的心有多疼吗？我晚上来找你。”——苏铭。

程知谨真的想把手机砸了，为了那种男人，不值得。

脸肿成这样，公交车是不能搭了，程知谨站在路边拦的士，十分钟过去，没有一辆的士过来，过往行人都要驻足“欣赏”下她的脸。

程知谨翻起领口挡住脸，也没什么用。

终于有辆出租车停在路边，程知谨想都没想，冲过去打开门就上了车。

“师傅，去丽水路。”

后座的男人极不满地皱起眉头：“这车有人了。”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。

程知谨这才发现不是空车，男人戴的墨镜几乎遮住了他半边脸，他的侧脸线条分明，嘴唇薄薄的，一开口，无端地让程知谨觉得车内的空间变得压迫。她将身子往门边挪了挪，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：“我去丽水路，先生顺路吗？要是顺路的话……”

“不顺路。”谁说声音好听的男人一定温柔，这位就绝非善类。

“先生，我们好像走错路了，您确定是这个方位吗？”司机一脸苦恼。

男人看了一眼窗外，转头问程知谨：“丽水湾怎么走？”一点儿也不客气。

“丽水湾就在丽水路上！”程知谨几乎是吼出来的，今天真是……糟糕透了。

车在丽水湾的胡同停下，胡同很窄，车进不去，程知谨付了一半车费后下了车，他也下了车，程知谨没多想，两人本来就是同路。

程知谨穿过逼仄的胡同，左拐右拐终于到了单元楼，准备上楼，他也上楼。程知谨在三楼停下，他也停下。

“你为什么跟着我？”程知谨脑中闪过许多尾随单身女性入室抢劫的社会新闻报道。

傅绍白的眉毛动都没动一下：“你挡道了。”

程知谨侧身让开，然后瞪大眼睛看着——他竟然拿出钥匙打开她隔壁的门，然后进去，砰地关上了门。

程知谨惊醒，隔壁什么时候住进了一个这么“危险”的男人，她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！

将门上了两道锁，程知谨才安心地去冰箱取冰块敷脸，往奶锅里注入些水，随即扔了个鸡蛋进去。

冰块冷敷了半天，脸上没半点消肿。奶锅里的水开了，她捞出鸡蛋，将它剥壳，然后用干净的毛巾包着，对着脸滚动着按摩。

手机又有短信进来。

“你别不理我，好不好。”——苏铭。

“那晚我喝醉了，纪蔓乘虚而入，我是被逼奉子成婚的。”——苏铭。

程知谨使劲把手机后盖抠下来，指甲都差点抠断了，随即拔下手机卡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

她觉得好累，前所未有的疲惫，和衣倒在床上，蒙上被子睡觉。

饿醒的时候天刚转黑，程知谨感觉脸肿似乎消了不少。当睁开眼睛看见枕头上的血渍时，她吓了一跳，赶紧拿毛巾捂住鼻子，仰头往阳台走。

室内干燥，加上她刚才冷敷热敷，大概是上火了，所以流鼻血。

老城区的阳台连个防盗网都没有，房东一直说装，一直都没装成，所幸

也没出过什么事。以前没在意，这会儿程知谨倒有点害怕。

隔壁有开门的声音，程知谨心想怕什么来什么，一转头，傅绍白刚洗完澡，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从屋里出来，水珠自锁骨处滚过古铜色胸膛，滑进凹凸有致的腹肌，继续往下……程知谨的视线所及之处一片黑森森。

脑中啮的一声，她手里的毛巾也掉了，从鼻子里猛地涌出一股热潮——他居然全裸！

“啊——”程知谨惊叫，捂住眼睛仰着头，鼻血还是止不住。

她的叫声惊动了二楼的房东，老太太噔噔噔上楼敲门：“程老师，你没事吧？”

程知谨用毛巾捂住鼻子，满脸通红地开门。隔壁的门也开了，傅绍白套了件睡袍就出来，这回程知谨终于看清他的脸，那是一张极具侵略性的男性脸，深邃的眼睛黑白分明，有种淡漠的透明，迷人却危险。

程知谨强迫自己不去看他，脑海中却全是他没穿衣服的样子，血气又一阵上涌。

房东老太太被她吓到：“程老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程知谨连忙摆手：“没事没事……刚才有只老鼠跑出来，我吓得叫了一声。”

“你被老鼠吓得流鼻血？”房东老太太惊讶地望着她。

“不是，我流鼻血是因为上火！我刚才在房里就开始流鼻血，屋子里太干燥，所以才去阳台，到了阳台之后才流鼻血……”程知谨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房东老太太更是听得云里雾里。

傅绍白莫名地就笑了，眼角眉梢都是兴味。那一笑让程知谨的鼻血流得更凶。

他清清嗓子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在美国待久了，习惯在自家阳台不穿衣服，刚才吓到程老师了。”

程知谨这会儿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他绝对是故意的！

房东老太太打圆场：“嗨，多大点儿事。小傅啊，以后你可得注意点，程老师怎么说也是个女孩子，衣服穿好，下次注意啊。”

程知谨整个脸都埋进毛巾。房东太太下了楼，程知谨赶紧回房关门，傅绍白一只手伸进来挡住。

程知谨只露出两只眼睛瞪着他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不干什么，邻居一场认识下，我叫傅绍白。”他不疾不徐地开口。

“我没兴趣认识你。”这个男人给人的感觉太具侵略性，程知谨莫名地怕他。

“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。”傅绍白霸道地拦着门，程知谨进退不得。

“程知谨。”非常无奈地自我介绍，“可以松手了吧？”

“程知谨小姐，对于刚才的事，你不需要对我说点什么吗？”

“该说点什么的是你吧！”程知谨有点火大。

“非礼勿视都不懂吗，程老师？”傅绍白说得严肃正经。

程知谨压着怒火：“OK，刚才是我的眼睛错了，对不起。”

傅绍白挑眉：“不接受这样敷衍的道歉。”

程知谨气得胃都疼起来。

“请我吃顿饭才算认真道歉。”他毫不客气地进屋。

程知谨吓得连连后退：“你再不出去，我就报警了！”

傅绍白放肆地打量着她的房间，步步逼近：“告诉警察，你偷看我洗澡，然后流鼻血了？”他身上清爽的味道和着浓烈的阳刚之气像张网将她罩得严严实实，她觉得自己的心跳好快，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。

“你胡说八道。”程知谨被他逼得不知所措。虚掩的门在这个时候被推开，苏铭一手鲜花一手珠宝，哄女孩的烂俗招式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苏铭手里的花都掉了，屋里的情况让他措手不及。他盯着傅绍白，拳头捏得咯咯作响，炮仗似的一点就要爆。

傅绍白淡淡地挑眉，抬一抬下巴，问程知谨：“你男人？”

她没理傅绍白，对苏铭不回避不躲闪：“我干什么都与你不关，白天那一巴掌我们已经断干净，不用我提醒苏先生你明天结婚吧？”

“知谨，你听我说。”苏铭放下姿态试图靠近。

傅绍白长臂一伸，用手揪住了他的领口：“三米，以后跟她说话请在三米之外。”

苏铭本就憋着一肚子酸醋：“你是什么……”不逊之言还未出口，傅绍白一脚踢到他的小腿，苏铭直直地跪了下去。

“这一下是让你记住，打女人可耻。”傅绍白说得轻描淡写，苏铭疼得

额上的汗都冒出来了。

他觉得在程知谨面前出丑了，梗着脖子要扳回一点颜面：“她是我老婆，关你什么事。”

傅绍白笑着反扭过他一只胳膊：“再说一遍，她是谁？”

苏铭疼得乱叫，形象也顾不得了：“手，手，我的手……”

“他的手真会断。”程知谨阻止。

傅绍白转头看她，眼里都是暴戾：“这样的男人还留恋？”

程知谨居高临下地看着苏铭：“我对男人只有一个要求，忠贞。你走吧，不要再来了，我也不会接你的电话了。”她看一眼傅绍白，傅绍白松了手。

苏铭捂着手臂爬起来，逃到门口：“程知谨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一天是，一辈子都是，我绝对不会把你让给别的男人！”然后，仓皇逃离。

傅绍白皱眉：“刚才应该直接卸了他那条胳膊。”

程知谨苦笑：“我当初是不是眼睛瞎了？”

“也可能是白内障加青光眼。”傅绍白径直去给自己倒了杯水，用的程知谨的杯子。

“我们晚上吃什么？”他说得像是同居许久的恋人。

程知谨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不拿自己当外人的男人：“你自己家里没饭吃吗？”

“没钱，买了食材我也不会做，不喜欢吃速食。”

原来，从高冷先生变成“友好”邻居就是为了蹭顿饭，蹭饭都蹭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他还真不是一般人。

程知谨做了两份番茄鸡蛋面，傅绍白一个人吃了两份。他放下筷子，严肃点评道：“面没有筋道，鸡蛋不新鲜，西红柿太酸。”

程知谨真的很想一碗扣在他的脸上，起身收拾：“这么难吃你还吃光了，真是委屈你了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程知谨肚子饿没有力气还击，自己去厨房重新烧水。

“刚才那个是你前男友？”傅绍白突然问她。

“嗯。”程知谨的声音闷闷的。

“他明天结婚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三千块，我明天陪你去参加前男友的婚礼。”

程知谨背对着他翻了个白眼：“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他的婚礼？”

“对于那种男人，你要做得够绝，他才不敢再来纠缠你。”

程知谨沉默。

傅绍白皱眉走近：“还舍不得？”

程知谨叹口气：“是舍不得，舍不得那三千块。”她转身，不知道傅绍白就站在身后，吓得身子后仰。傅绍白大手搂住她按进自己的胸怀——后面是滚烫的火炉。

程知谨在慌乱中扯散了他的睡袍，手掌抵着他的胸口，掌下的触感紧实而性感。她不敢低头，他腰间的带子系得很松，睡袍空荡荡的。

“你又流鼻血了……”他的薄唇凑到她的耳边，“多久没去火了？”尾音上扬，诱得人呼吸不稳。

楼下野猫叫得凶，春天到了，动物又到了交配的季节。

程知谨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以为他要亲她。

傅绍白笑意更深：“想多了。晚安。”轻轻一吻印在她的面颊，冰冷而不带任何情欲，只是一个礼节。

程知谨整张脸都烧起来了。

见鬼！程知谨昨晚做梦了，以至于在刺眼的晨光中看见傅绍白的脸，还以为自己没醒。

“程知谨，醒醒，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男人的一副皮囊迷惑，你又不是空虚寂寞的中年妇女。”程知谨用力地拍自己的脑门，能感觉到痛，不是梦？！脑中警铃大作，她吓得弹坐起来：“你怎么进来的？！”

傅绍白一手随意地插进裤兜，背光而立，笑容染了金光：“昨晚梦到我了？”

程知谨哑口无言，太老实了，连撒谎都不会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进到我屋的！”她恼羞怒斥。

傅绍白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当然是用脚走进来的，两个阳台这么近，我

伸一伸腿就过来了。”

程知谨直接摸出手机要报警，可是，手机怎么也开不了，手感也不对，她取下后盖：“我的电池呢？”

电池很帅气地在傅绍白指尖转动：“一夜好梦到天亮，你以为是因为什么？”他将电池抛过去，一点儿也不担心她会报警。

程知谨一边麻利地上电池，一边想一定要给这个狂妄之徒一个教训。手机一开，她傻眼了，五十三个未接电话，七十二条短信，全都来自苏铭。

“他是不是疯了？”

傅绍白眉梢微挑：“一条狼耐着性子养肥了兔子，还没吃到嘴，这兔子突然开窍要分手，这条狼能轻易地放过兔子吗？”

程知谨皮笑肉不笑：“你以为自己的比喻很幽默吗？非法入侵住宅，我就能告到你坐牢。”

傅绍白斜靠着阳台的门框，脸在晨光中半明半暗，笃定道：“你不会，你现在很需要我。”暧昧不止一点点。

程知谨反唇相讥的话还没说出来，傅绍白三言两语已经说服了她。

他说：“如果你不想被纠缠得换工作搬家就带我去你前男友的婚礼，三千块永绝后患，不满意的话，全额退款。”

车上，程知谨一直偷偷地审视他。傅绍白突然转头，她闪开的目光躲避得太生硬。

“偷看了我这么久，眼睛不酸吗？”听得出他话语里的讽刺，还有……得意。

程知谨摆出一副冰山脸：“你是海归？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有工作，我还有闲工夫赚你这三千块？”傅绍白答得一点也不汗颜。

“在国外待不下去所以回国，没工作就只能住这种旧城区？”程知谨嘴上不留情。

傅绍白笑着点头：“差不多是这样。”

“还差着的那一点是什么？”程知谨追问，对住在自己隔壁的人不能一点儿底细也不知道。

“没工作只能住旧城区是一个原因，那么多旧城区唯独住到这里，还有

另一个原因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算命的说我的姻缘在这个方位，这里能找到老婆。”

程知谨觉得自己被耍了，车一停，她狠狠地推门下车。

傅绍白喊她：“程知谨。”

她卡在门口，非常恼火，皱眉望他。

“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傅绍白的表情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。

程知谨也很认真地回答：“不愿意。”利落地下车，她开始后悔“雇佣”这个男人。

傅绍白笑笑，丝毫没在意她的拒绝。

纪宅私家花园，门口豪车争奇斗艳，进门需要请柬。程知谨有点儿打退堂鼓，尽管苏铭和纪蔓那样对她，她从没过想过要来闹婚礼。

“怎么，心软了？”傅绍白的眼睛永远这样毒。

“没有，”程知谨抬起下巴，“要请柬。”

傅绍白从怀里抽出请柬：“我们有。”

程知谨惊讶：“你怎么会有？”

傅绍白抬起手臂，示意她挽上：“收了钱就要做得专业点。”

程知谨不知道傅绍白是从哪里弄来的请柬，两人顺利进去了。

苏铭一眼就在人群中看见了程知谨，以及特别同来的傅绍白，脸一阵白一阵黑，不知是担心更多还是嫉妒更多。

程知谨看一眼手机：“我在后花园等你，从侧门过来。”

傅绍白拿了两杯香槟，递了一杯给她：“他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？”

程知谨没接香槟：“我们走吧，三千块我付给你。”

傅绍白皱眉：“我从来不占女人的便宜，要占也是在床上。”

程知谨扭头要走，傅绍白一把握她的手臂，程知谨恼了：“放开……”

“嘘……”他伸手摘一朵玉兰插入她的耳鬓，“现在就去见他，让他看看你有多美，让他后悔心痛，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甩了他，就这么简单。”程知谨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，傅绍白已经拉着她往后花园去。穿过葡萄藤枝

蔓延的回廊，拐过小径就是后花园，他轻车熟路，程知谨吃惊不已。

“不用这么吃惊，花园别墅都差不多是这样的设计。”他连头都没回。

“你后脑勺长眼睛了吗？”

傅绍白轻笑：“女人的心思我一看就能猜出来。”

程知谨使劲抽回手：“我自己过去。”

傅绍白不勉强：“别再傻瓜似的挨了打也不还手。”

程知谨头也没回。

苏铭已经等得焦躁不安。

“知谨……”苏铭上前。

程知谨站在他几步开外，大声道：“别动，站那儿。”

“知谨，你别这样。”苏铭站住不敢动，他这会儿要把程知谨哄好，不能让她闹事，要是被纪蔓发现还不得杀了他。

“祝你幸福，真心的。从现在开始别再骚扰我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程知谨真的不想再多废话。

“知谨，我是被逼的，我不爱纪蔓，一点儿也不想娶她，是纪家以势压人，我才被逼无奈。我真心爱的人是你，这辈子只爱你一个。”

程知谨突然觉得苏铭曾经帅气英俊的脸此刻变得丑陋不堪，对着这张脸多一秒都怕会吐出来。

“我想我应该向纪蔓道声谢，替我向她带句新婚快乐。”程知谨释然转身。

“知谨。”苏铭厚颜追上去，远远地看见纪蔓带着人群怒火冲天地向后花园来，纪蔓头发都散了：“苏铭，你个没良心的王八蛋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”

苏铭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程知谨已经被傅绍白拉进茂盛的葡萄架。

“别动。”傅绍白将程知谨压在葡萄架上。

葡萄架硌得程知谨的背有些疼：“放开。”

“你还想活着离开这儿就闭嘴。”傅绍白压着嗓音。

程知谨觉得他危言耸听，显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傅绍白压着她不准她乱动，然后空出一只手伸到她耳后，程知谨觉得耳垂一痒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傅绍白的指尖多了一个黑色的吸附式圆形耳钉。

程知谨惊愕地摸着自己的耳朵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窃听器。”他刚才给她戴花的时候粘上去的。

程知谨睁大眼睛：“窃听器？！”

“刚才苏铭对你说的话，今天到场的宾客都听到了，你让纪家丢这么大脸，还想安然无恙地出去？”

程知谨没有预料中的惊慌，反倒很平静：“第三者成了受害者，这世界还有黑白吗？放开我，我怎么进来的，就怎么出去。”

傅绍白摇头：“天真不是坏事，就是有时候会害死人。”傅绍白没有吓唬她，现在纪家的人都在找程知谨。

傅绍白拉紧她避开回廊转入花丛小径，幸亏这园子够大，又有重重花架做掩护。傅绍白扒开墙上的蔷薇藤蔓，露出一个铁锈斑驳的小门，这个出口怕是连纪家人也不知道。

门口停了辆车，程知谨睁大眼睛看着傅绍白行云流水地开门上车发动。

“还不上来！”他喊了一句。

她上了车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傅绍白伸手从她包里拿出手机，卸掉电池，把卡折断：“放心，只要你出了这个门，纪家人不会为难你，谁都不想家丑外扬。苏铭要还有命在，也没胆子再纠缠你。”

程知谨望着他的眼睛里满是疑惑和恐惧：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他说收了钱就要做得专业，可他专业得让人脊背发凉。

傅绍白一个漂亮的超车，扭头反问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真的是为了三千块钱而帮我？”

“不全是。”傅绍白的眼睛都没眨一下，“我对你一见钟情。嫁给我，我保证背叛你的人会后悔地跪在你脚下求你原谅。”

“报复是最幼稚的行为，特别是为了报复一个男人而依附另一个男人。”她从包里拿出三千块钱，“你的佣金，点清楚，我们两清了。靠边停车，谢谢。”

真是无情的女人啊！

傅绍白降下车窗，抽了支烟，青烟一缕一缕飘出去，像触角追着程知谨